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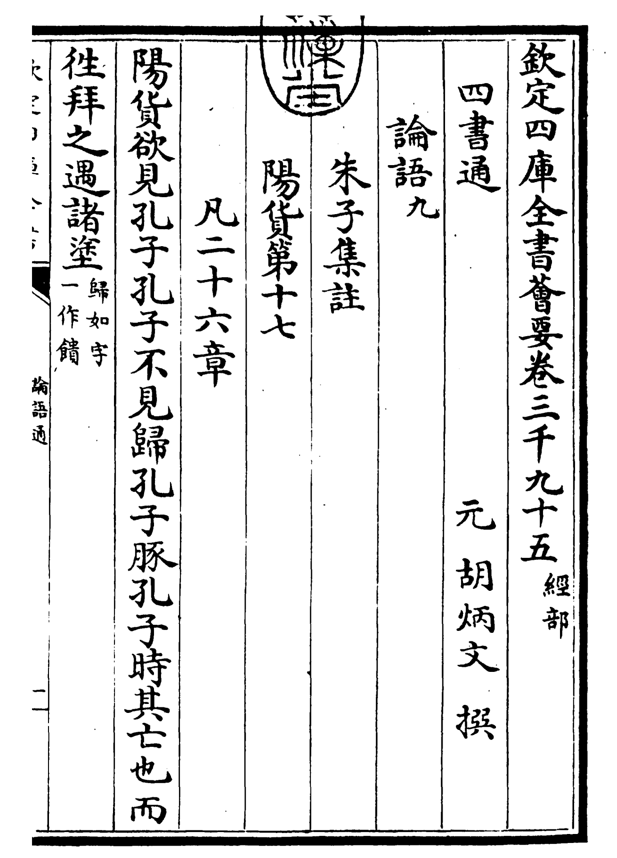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通卷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十五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論語九

朱子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葉少藴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矙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

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馮氏曰觀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則其借亂自肆無忌憚可知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爾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蘇氏曰拒之則今日罹其害從之則他日與其禍故夫子莫之拒也而示不從之意焉○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馮氏曰虎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其專國自肆弓玉之竊春秋盜之不可以與有為也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

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去聲）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

語錄陽貨矙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矙亡而往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彼以矙亡來我以矙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荅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譏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見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荅對而不辯者智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楊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備

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與仲同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語錄陽貨惡人本不可見孔子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詘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荅他辭温氣厚而不自失非聖人不能此○輔氏曰謂詘身以信道是離身與道為二此雄之所以黽勉於莽賢之間而不去也○通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欲其稱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循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

直不詘此所以為聖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語錄性是天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禀却自有厚薄人之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饒氏曰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固不可便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於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指氣質而言也

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

其初言之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或問習之相遠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謂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也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相遠矣○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

哉○語録性相近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而言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通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之性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之性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相近者兼氣質言也天命之性本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語錄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吳氏曰此章言知愚懸絕而有不可變遷者唯者別而指之之辭上知氣最清自不移於惡下愚氣最濁不可使移而善○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音尖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

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語錄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絶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饒氏曰性相

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又曰不移不是不可移是不肯移耳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則才實為之也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黄氏曰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絃絲聲皆堂上之樂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語録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那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

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畆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耳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耳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

語也○饒氏曰絃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絃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絃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絃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為教之本也○通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平日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薰陶禮樂漸磨仁義武城一小邑若有唐虞雍熙氣象夫子如之何不喜之深固不覺其言之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與畔同○馮氏曰公

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虎敗出奔費擾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馮氏曰子路不悅可見忠於師而情之真矣然弗擾以陪臣叛大夫則不可往衞輒以子拒父則可仕無乃講學之發明而欠察之功乎此六蔽之誨所以為切於子路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王氏曰諸

家説不然文公獨取古註○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葉氏曰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子而不見不狃召子而欲往其用心必有異於虎者又曰道之廢興在用不用耳不以其人也齊景公不能用則雖待以季孟之間而子行不狃雖叛而曰如有用我者則庶乎其能用矣然必有夫子而後能之非子路之所及也○通曰門人豈有不説於夫子者而子路不悅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天理莫非適乎

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夫子之心又孰得而知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胡氏曰心主於五者則本心不失故曰心存以是五者施之事則揆之於理而合故曰理得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輔氏曰行是五者則固心存而理得矣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欠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又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

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舉矣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爾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張所不足也任倚仗也是任堪倚靠又言其效如此胡氏曰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平聲○饒氏曰集註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為本亦與胡氏釋道千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胡氏曰謂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

文體大不相似馮氏曰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齊論與○通曰子張問仁而夫子荅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蓋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夫子則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心公平而溥徧子張未能行此於天下亦何由而得行於天下哉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孔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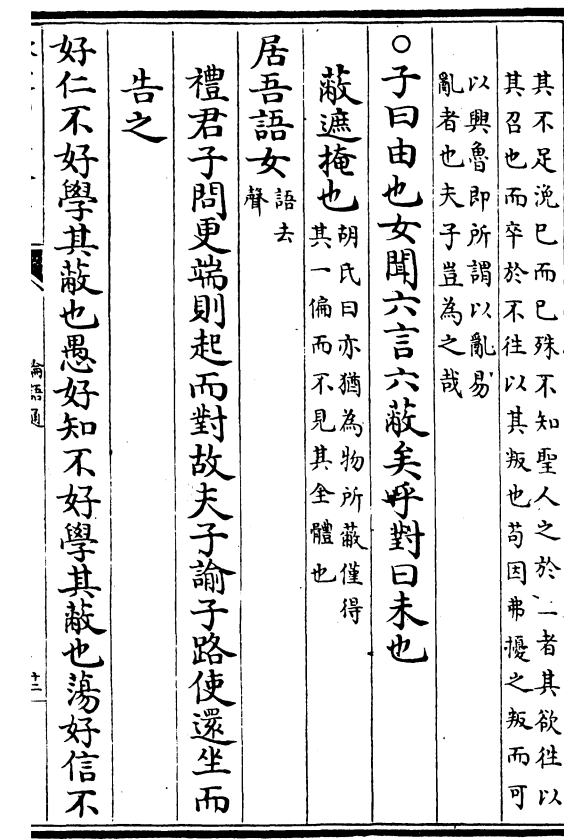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黒土今江東皂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黄氏曰匏瓜蠢然一物耳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辯○饒氏曰植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為然不食疑只是不為人所食如碩果不食井渫不食是也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可蓄之以為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註者謂但可為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即是匏瓜係於栗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而不為世用昔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欲如是哉○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

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語錄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夫子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巳之意各因其所疑而諭之耳○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用我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為也○吳氏曰必通考之然後聖人之旨始備見而無遺○通曰或謂公山弗擾非叛魯也叛季氏也故夫子欲往將以興周道於魯也佛肸之叛但謂



其不足浼已而已殊不知聖人之於二者其欲往以其召也而卒於不往以其叛也苟因弗擾之叛而可以興魯即所謂以亂易亂者也夫子豈為之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胡氏曰亦猶為物所蔽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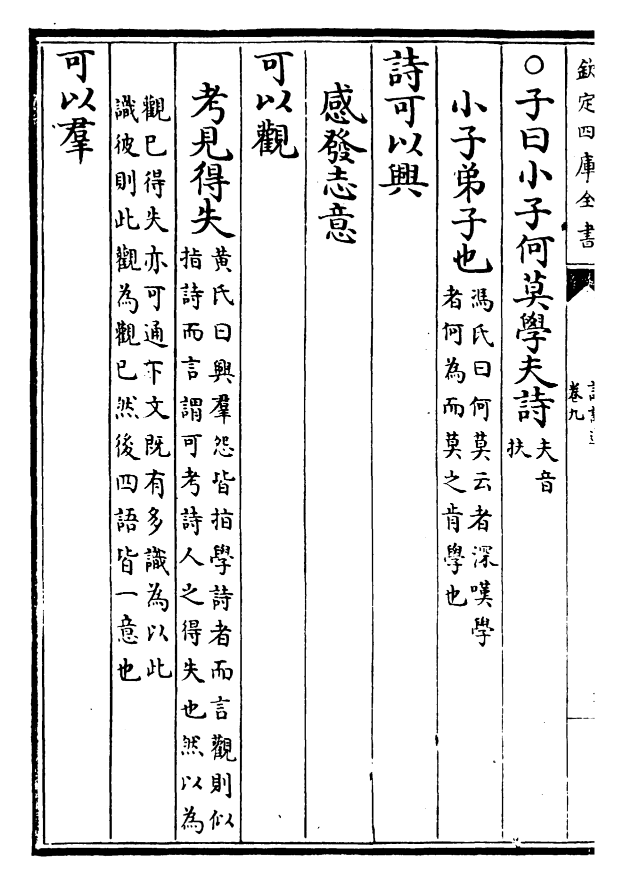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黄氏曰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夫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篤好之不復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饒氏曰學所以明理如好仁厎學便知得義有箇裁制好勇厎學便知得禮有箇節文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不知所止賊謂傷壊於物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

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饒氏曰勇屬氣剛屬質故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陳用之曰子路知力行而未能好學以明理故語以此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通曰聖人生知自無所蔽常人無知每有所蔽學者致知故能去蔽孔門中惟顏子好學故觸處洞然亦惟顏子無所蔽子路其能如顏子之好學否乎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馮氏曰何莫云者深嘆學者何為而莫之肯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黄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已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而盡心

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通曰何莫由斯道聖人惟天下之人何故而不由此道也何莫學夫詩惟其門人何故而不學夫詩也可興可羣可觀可怨大有闗於綱常小有資於學識詩之功用如此當學而不知學其故何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馮氏曰為讀如髙叟為詩之為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

皆修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修身齊家之事何哉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内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語錄若不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書云不學牆面牆面蓋古語也○通曰周南召南風之始也學乎此則知國之始於家家之始於身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和者在中之樂○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為禮鐘鼓為樂○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

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然學者記錄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其近且粗者極言之非眞所謂禮樂也然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為樂之本也○黄氏曰程子集註之言禮樂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饒氏曰二説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不仁如禮何章集註舉李氏人心亡亦是就人心上説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説○通曰八佾篇言禮樂集註但述程子序與和之説此章不但述程子所謂序與和必先曰敬與和何也葢

敬和從人心上說八佾篇既曰人心亡矣是以下文但言無序不和也○吳氏曰先儒皆以和言樂而言禮所指不同周子云理程子云序朱子云敬○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盖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

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語錄為他意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黄氏曰穿窬内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内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饒氏曰色不止顔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内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盜○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通曰易泰卦以内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内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内藴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黄氏曰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鄙鄙

之稱鄙之為言美也鄙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之類與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黃氏曰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繆而稱之愿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語錄賊字比棄字說得重而有力○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汙俗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

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夫子所以深惡之也○吳氏曰謹愿似是媚世則非故害德媚世者聖人之所深惡也○通曰臯陶九德愿居其一然愿而不恭非所以為德矣况謂之鄉原其為原也但見稱於鄙俗之人而不見稱於君子非所以為德矣非德而似德故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

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已故曰棄○饒氏曰兩德字來歷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已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通曰道聽方入乎耳而塗說已出諸口口耳之間四寸之軀耳於身心何關焉故以為德之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蓋如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語急而

文省耳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音雋癰音雍舐甚尓反痔音峙○吮癰見前漢佞幸鄧通傳舐痔見莊子雜篇

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通曰吮癰舐痔是柔惡弒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曰陋曰劣而且以惡之一字稱之○胡氏曰許昌靳居近反

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

謂鄙夫也胡氏曰許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至於如此○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寛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其未得君則患所以得君之方凡扳援諂屈以求知者無不為是進身不由其道也其既得君則患所以失君之寵凡阿順詭隨以取容者無不為是事君不由其道也此其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子之言此蓋必有所指也○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

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輔氏曰古今氣數固有箇大盛衰而一代一世又各自有箇小盛衰此之所言蓋兼舉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與峭同厲語錄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忿戾則至於爭矣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遹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者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雅正也利口捷疾葉反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

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賛天地之一端也○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悦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悦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馮氏曰夫子言利口之覆邦家孟子言鄉原之亂德皆先之以朱紫雅鄭蓋借之以諭近似之易惑者也○呉氏曰此章與孟子述惡似語不同此惡利口彼惡鄉原然鄉原疑似惑人而已利口如鄭聲紫色人不惟不惡往往反好之故害為甚○通曰前嘗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字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悦而信之有不暇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略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靜而涵動動不離靜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故謂之精義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己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己己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程子曰孔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顔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類相發學者詳之

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做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至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而無疆者矣○通曰朱子嘗問其徒曰天

何言與四時行百物生四語孰切或對曰四時行百物生為切愚自今思之兩句之中行字尤最切蓋此一行字即是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行故集註於予欲無言曰天理流行之實於天何言哉亦曰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聖人之行聖人之無隱也四時之行天道之無隱也又曰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温末曰曰予昧前訓生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胡氏曰禮記雜記篇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卻之如此其峻者然其所以得罪之事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絶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胡氏曰聖人無疾而托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絶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絶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

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蹷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急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音昨楢音由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

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饒氏曰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因時改火以達其義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亦自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尤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音粗衰音催既葬疏食音嗣水飲

受以成布語錄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筭成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所以為未成布也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

縓取絹反緣語錄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一入為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

要平聲絰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

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

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成聲或不成聲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槩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

年父兄百官皆不欲是則三年之喪強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而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

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音企而及之耳語錄聖人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絶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洪氏曰宰我欲以升穀改火為斷夫子則以人心為斷○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

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通曰孔門中無有晝寢者而宰予晝寢短喪之說雖下愚有不忍問者而宰予問短喪孝子之心無窮三年之喪有限聖人不過為之中制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耳宰予從學於聖門至使聖人欲其跂而及之者何哉子貢之於夫子獨居六年之喪而宰予之於父母欲短三年之喪亦獨何哉得非人心之已死而天理之不存者乎孔子未嘗斥門人以不仁而獨斥予之不仁者有以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

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饒氏曰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吳氏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食農夫之力而無所用心豈理也哉博奕作無益害有益夫子猶以為賢則知無所用心之罪大矣○馮氏曰孟子言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蓋飢寒切身者其心則用於耕稼技藝而不暇學也若其有食可飽有衣可煖而此心所以靈於萬物者終日之間一無所用亦何以異於物哉博奕無益之戲廢日月而不可為者然而為之則亦賢乎止之而不用其心者矣聖人之言非以博奕勸人也設此以明無所用心之甚不可也夫人之一心必有一用蓋其五行之精氣所鍾至活之物不容究滅也特恐用於技藝之末以自梏其靈與夫聲色游畋之類反以喪德耳然則塊然一物坐聽歲月之推遷而不自知焉卒與草木俱腐良可惜

也○通曰心活物也用之常活不用則死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隨所用而自合乎天理者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賢人之心常用之於天理者也此則愚不肖之心終日無所用此天理之所以不存而人心之所以死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上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夫子時問答

也語錄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大勇則不為此矣○或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之耳○馮氏曰因言君子而謂雖小人之勇亦不可無義也○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耳唯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犯上而為亂在下則肆欲陵上而為盜○通曰義主裁制大勇出焉為亂為盜血氣之勇耳義理之勇不可無血氣之勇不可有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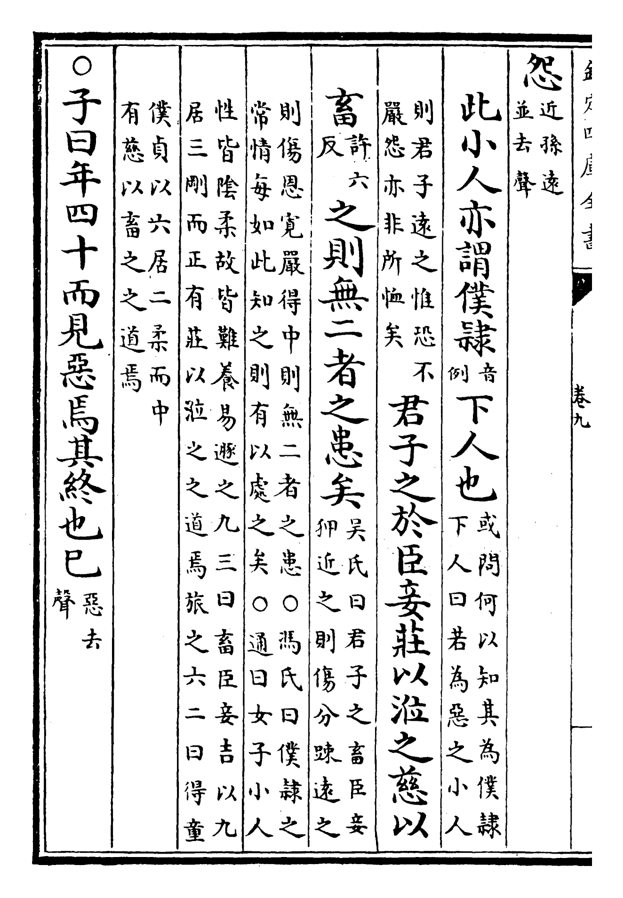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語録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盖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

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去聲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語録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儌訐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儌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通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儌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隷 音例 下人也 或問何以知其為僕隷下人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 許六反 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吳氏曰君子之畜臣妾狎近之則傷分踈遠之則傷恩寬嚴得中則無二者之患○馮氏曰僕隷之常情每如此知之則有以處之矣○通曰女子小人性皆陰柔故皆難養易邇之九三曰畜臣妾吉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涖之之道焉旅之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之道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徳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下同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吳氏曰終止也四十無聞且不可況見惡於人乎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馮氏曰夫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徳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絶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而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勉○通曰集註所謂及時遷善改過者年至四十時已過中不以善著固不足畏不能及時改過至以惡著則終此而已矣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通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

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人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與佛同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

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張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饒氏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此則云不咈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咈則似有所咈而寔無所咈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又苦諫而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國憂君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咈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通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憂君愛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

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咈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迹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也即所以存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

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爵不曲法以殉之所以三黜也然說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也而何必去哉○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便歴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下惠辭氣雍容而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通曰孟子以下惠為聖之和又以為不易其介集註謂其辭氣雍容之中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其和之中自有所謂介者其介不在和之外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去聲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

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謂吾老而不可俟也○葉少蘊曰景公以晏平仲之言不用孔子而祿之以虛禮此猶齊宣王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通曰孔子居常一則曰苟有用我二則曰如有用我夫子之志蓋拳拳有望乎當世之能用也今而不能用之語既入於夫子之耳齊之廷安得復有夫子之跡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　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吳氏曰左傳襄十七年鄭賂晉女樂不知女樂始何時家語及史記皆云魯用孔子齊歸女樂以沮之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怠已而忌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固若是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論語記夫子行者三景公云不能用無可留

之理故即行靈公問陳不合可以去矣然不必速也故明日遂行桓子受女樂宜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然父母之國也故待其不朝三日而後行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此聖人去國之義也○通曰魯方受齊之女樂未見其有簡賢棄禮之迹也而夫子必於行者夫子嘗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色與德相為盛衰者也安得不見幾而作哉○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馮氏曰陸氏名通字接輿佯狂避世故稱楚狂夫子時

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饒氏曰麟鳳皆不是有種底物惟是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爲麟鳳如鸖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隐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

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避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力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馮氏曰沮沮洳也溺淖溺也長謂久桀謂健觀二子命名之意其志於辟世久矣耦並耕也貧不能具牛以身耕之○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蓋皆楚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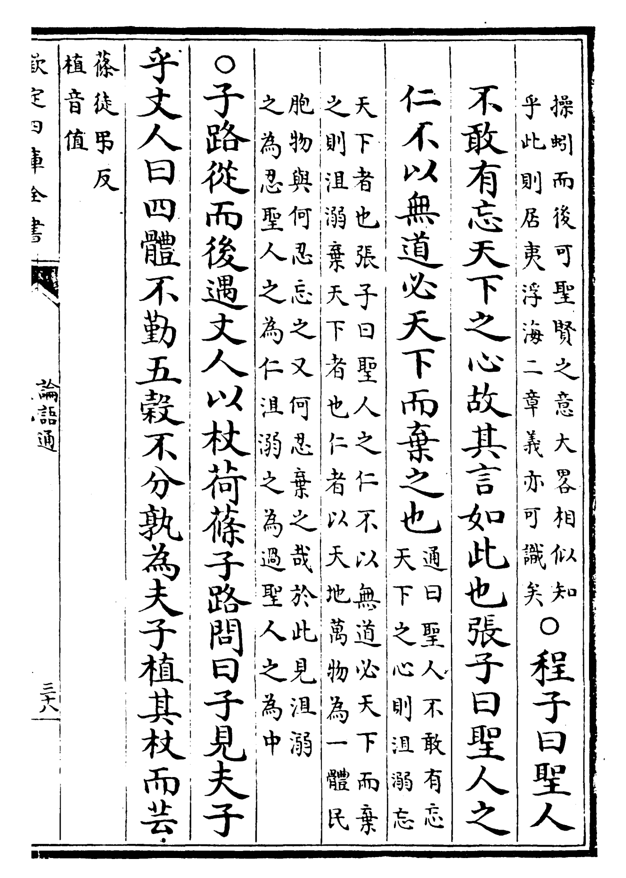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數又反種上聲也按韻會注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

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絶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謂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吳氏曰桀溺以天下皆無道而避世陳仲子以兄為不義而避兄夫子謂鳥獸不可與同羣孟子謂充仲子之



操蚓而後可聖賢之意大畧相似知乎此則居夷浮海二章義亦可識矣○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通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哉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逺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

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

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禄也饒氏曰道與義只一般但道指全體而言義指一事而言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世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前章説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説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通曰道義二字分看則道為體義為用合看則天下之達道也而君臣之義具焉聖人之行義也而中庸之道存焉非道自道義自義也

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反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音叨富貴饒氏曰性原於命發而為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皆是天理發見出來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為外物所移必是壞了四端決如決水之決便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

離於道也黄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甞恝然以忘斯世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歟接輿沮溺丈人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不滿於心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禄而不知止者真不啻若犬彘是蓋非世之賢而特立者與○通曰接輿沮溺丈人皆楚人也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惓惓引接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伯同竄荆

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與平聲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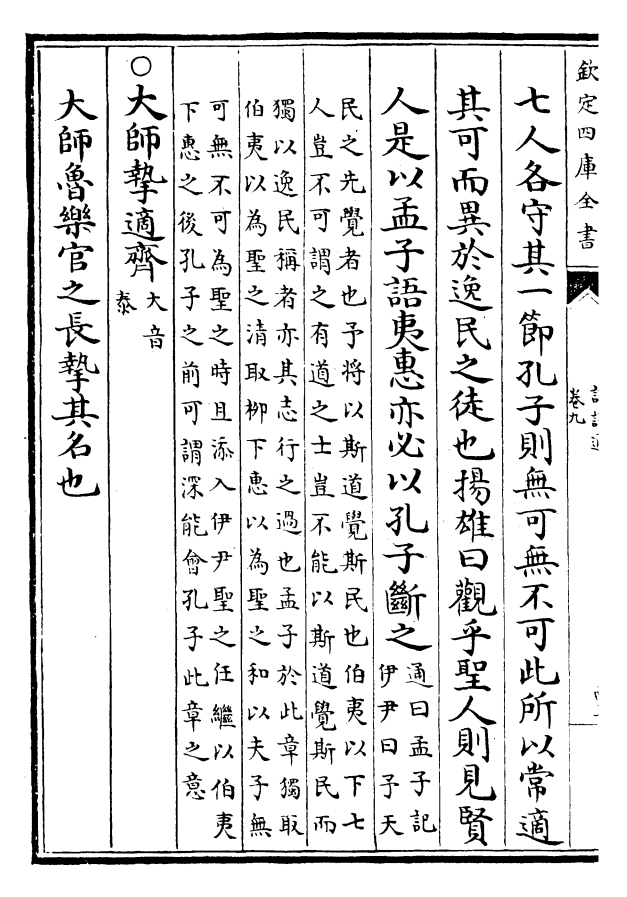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髪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中也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有可也○致堂胡氏曰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蓋聖人德盛仁熟從容中道自然無所偏倚也○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

矣前兩章有必仕之意可以見聖人之有心此一章有不必仕之意可以見聖人之無心○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下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平聲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巳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



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通曰孟子記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伯夷以下七人豈不可謂之有道之士豈不能以斯道覺斯民而獨以逸民稱者亦其志行之過也孟子於此章獨取伯夷以為聖之清取柳下惠以為聖之和以夫子無可無不可為聖之時且添入伊尹聖之任繼以伯夷下惠之後孔子之前可謂深能會孔子此章之意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或問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耶○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内

播鼗武入於漢

播摇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揺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隠遁以附前章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春秋之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都不可用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

三桓僭竊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涌曰師摯之始樂洋洋乎盈耳彼一時也大師摯適齊此一時也上章楚狂四人逸民七人皆遇時之衰故如此此章蓋以見魯之衰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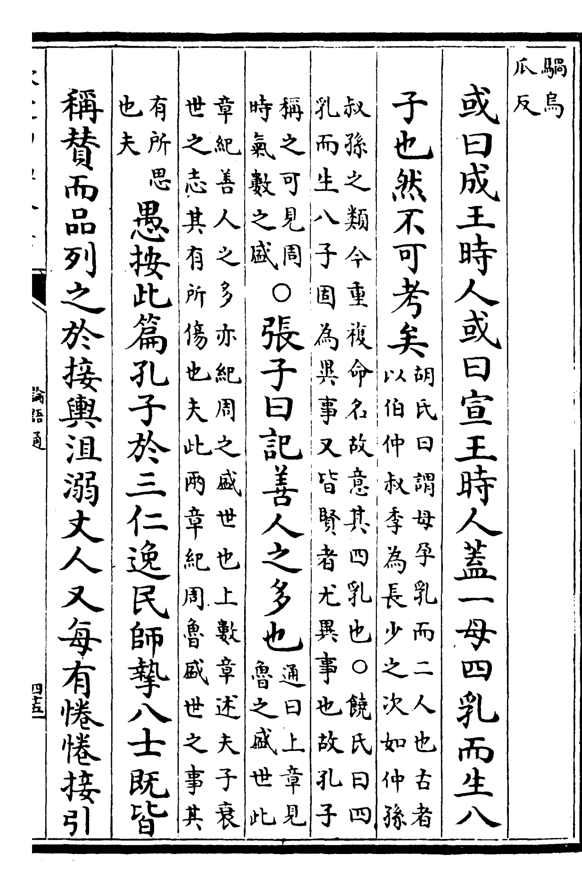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

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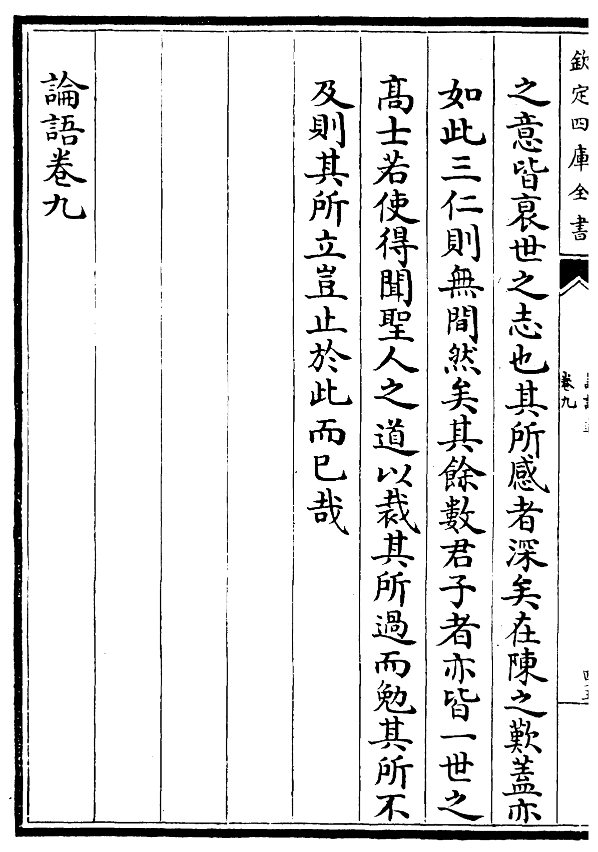
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之末世事此章是魯之初立國時事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通曰上章紀魯之已衰歎其終也此章言魯之方盛原其始也

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紀述相次固有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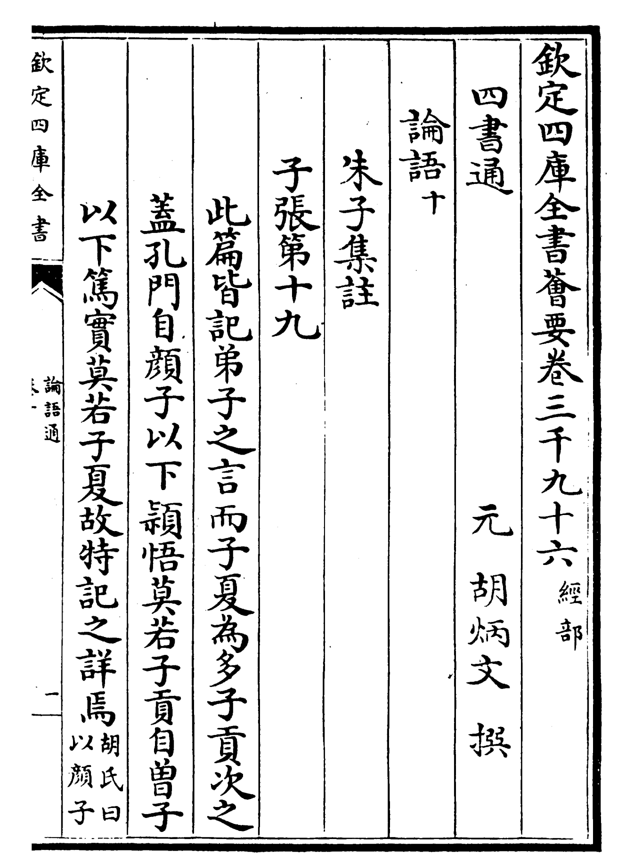

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饒氏曰四乳而生八子固為異事又皆賢者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通曰上章見魯之盛世此章紀善人之多亦紀周之盛世也上數章述夫子衰世之志其有所傷也夫此兩章紀周魯盛世之事其有所思也夫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



之意皆哀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十六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論語十

朱子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胡氏曰以顏子

之明睿則頴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馮氏曰始子張子夏而終子貢三子之言爲多疑其門人所輯而曾子稱子則成於其門人者也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章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楊氏曰於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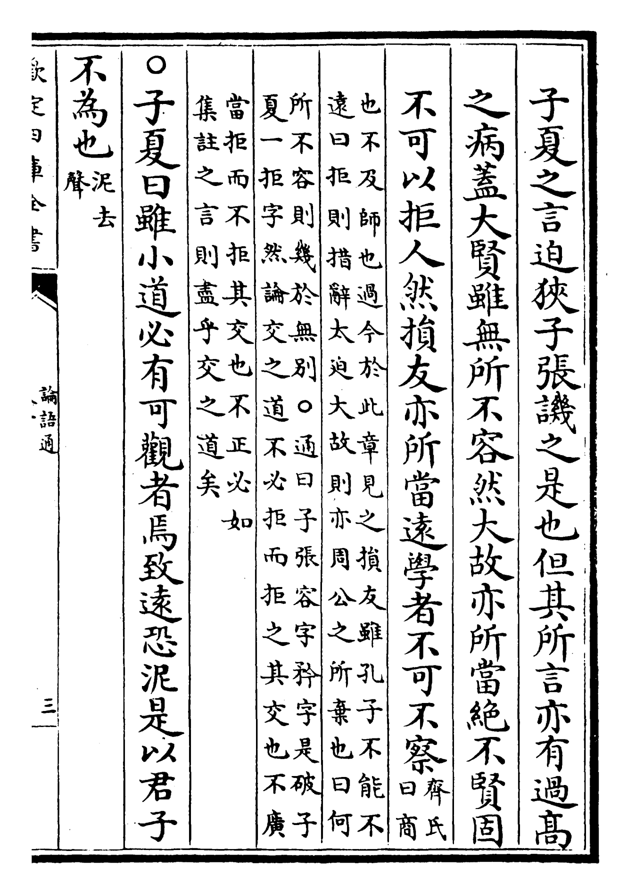
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為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必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眞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蓋死生之際惟義是殉有不待思而决也○王氏曰集註庶乎其可救子張之大病○通曰此四者立身之大節然曾子所謂大節不可奪專以死生言故子張以見危致命先焉下三節皆言思則致命有不必思者子張曰其可已矣而集註則曰庶乎其可矣隱然有不足於子張之言也讀者詳之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語錄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趣堅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重語錄有此人亦不當有無此人亦不當無言皆不足為輕重○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已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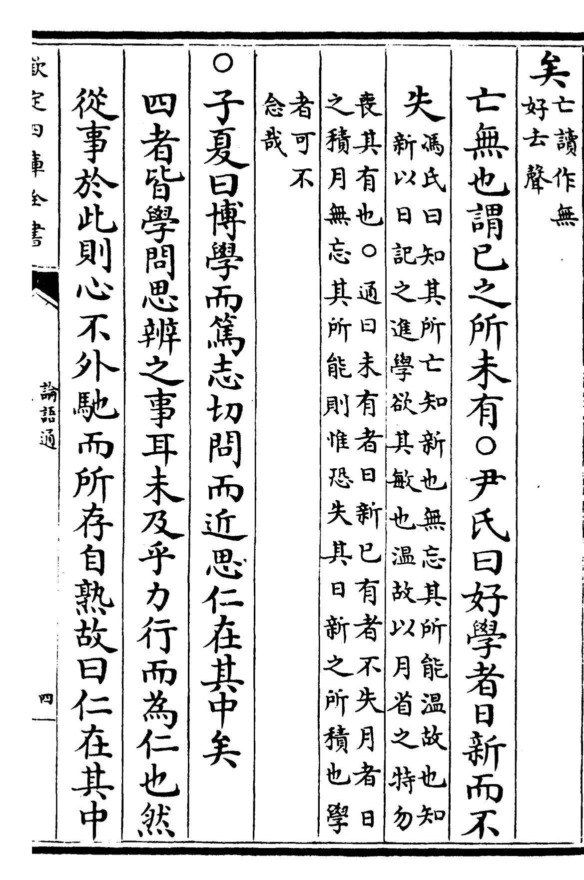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齊氏曰商也不及師也過今於此章見之損友雖孔子不能不遠曰拒則措辭太迫大故則亦周公之所棄也曰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通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黄氏曰小道合於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馮氏曰子夏之學流而為莊周周曰天下之治方術者譬如耳目鼻口而不能相通古之所謂道術者六通四闢蓋述是章之旨而其言不粹也○通曰不為猶言不學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其體全體其用大用是以君子學之小道反乎是故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馮氏曰知其所亡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知新以日記之進學欲其敏也溫故以月省之特勿喪其有也○通曰未有者日新已有者不失月者日之積月無忘其所能則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也學者可不念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矣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着而不放逸矣故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已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永嘉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看兩箇而字形容得兩截分曉○通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以篤行為仁之事此章

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于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通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面盎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

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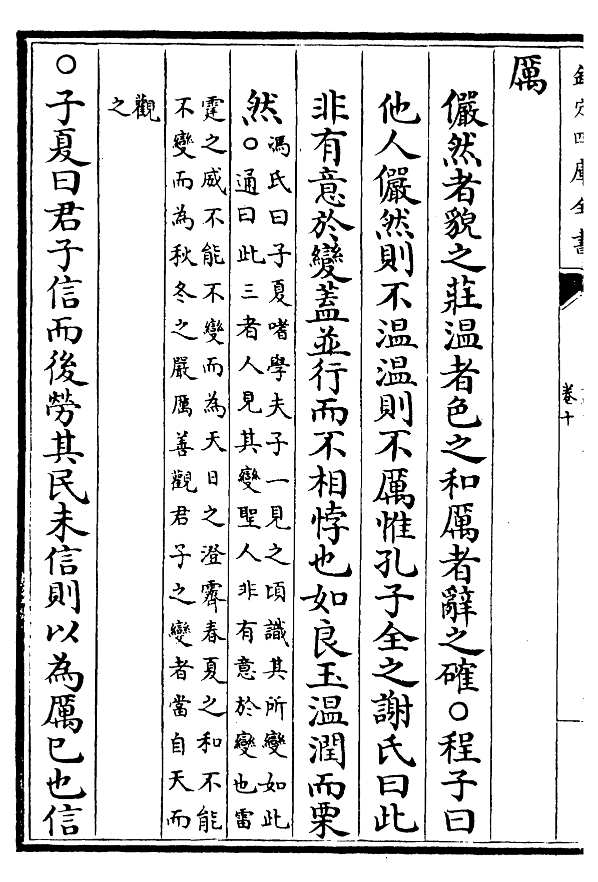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通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儻不置此身於肆

之中則必分其志於事之外而事不成矣學之不能致其道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通曰此章當與下章所謂君子之過同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也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



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馮氏曰子夏嗜學夫子一見之頃識其所變如此○通曰此三者人見其變聖人非有意於變也雷霆之威不能不變而為天日之澄霽春夏之和不能不變而為秋冬之嚴厲善觀君子之變者當自天而觀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為通曰前篇之首曰至誠惻怛此章亦曰誠意惻怛何也前章主仁而言由惻怛而原其出於至誠此章主信而言由誠意而要其至於惻怛也至誠惻怛而後勞民人固信其愛民至誠惻怛而後諫君人固信其愛君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輔氏曰道理無空缺無間斷一有空缺間斷便是這裏欠少了更無填補處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耶○胡氏曰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致謹焉則併其大者失之矣○通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此而觀子夏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通曰

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況又裂本末而二之愈非矣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馮氏曰區即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甽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淩躐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

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語錄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必由其序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敎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得程子說得君子敎人有序四五句是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通曰此第一條說教人

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黄氏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矣故曰理無大小故也○通曰按饒氏云小學未能窮理而慎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齒浸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殊不知程子朱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有誤後學不可不辨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

然如何語錄洒掃應對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通曰按朱子曰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巳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葢朱子觧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二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亦不可不辨也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間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通曰第二第三條曰理無大小曰貫通只一理

第五條曰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前兩理字後兩事字政好拈出蓋天下無理外之事事事有大小精粗理無大小精粗其然者事也其所以然者理也小學有小學之事大學有其理之所以然洒掃應對雖曰至小亦由理之所以大學之事事雖不同而理未嘗不一精義入神是窮然者而著見於節文之當然也精義入神是聖人事自洒掃應對而上亦未嘗不可便到聖人事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六字

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

本便在此也通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而不知理之一者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説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語録金去偽曰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饒氏曰仕優則學蓋已方仕不成廢了王事且去讀

書○通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通曰集註前論三仁則曰行不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此論子張之未仁則曰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蓋善觀人之行者必觀其意之所從來不惻怛非仁者惻怛而不誠非真仁者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通曰上文未仁其辭猶恕難與並為仁斥

之嚴矣務外安得有誠實自高安得有惻怛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通曰集註專發自字意未

引尹氏說又發乎字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此良心也親喪所自盡亦良心也人心天理之真尤於事親始終見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音滅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鄧元亞曰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

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通曰三年無改父之道不改其父之未善者也泛指為人子者而言也此則不改其父之已善者也獨指孟莊子而言也凡父之所為未善人子三年喪服之中可以未改而遽恐於改之非孝也孟獻子之臣之政已善或以好惡之私而改或以意見之偏而改亦非孝也右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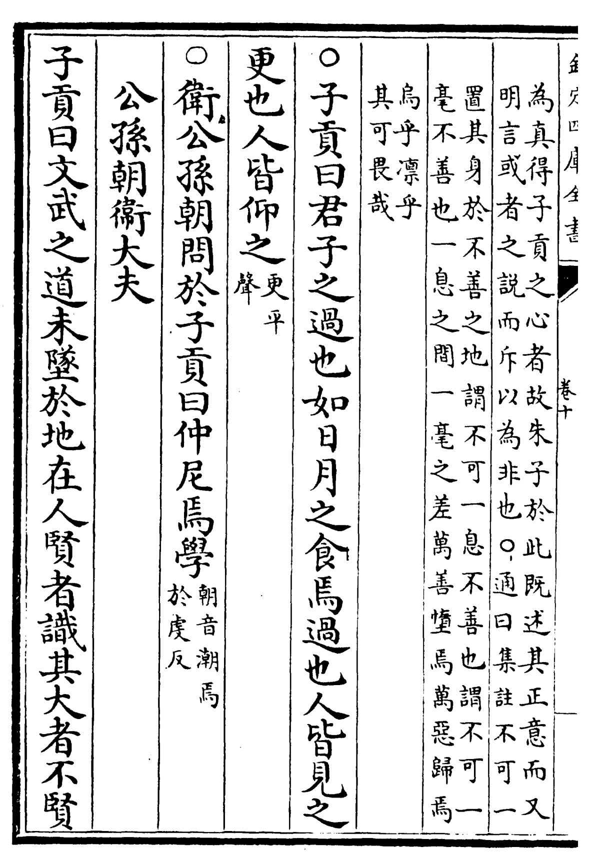
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或問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踈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黄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馮氏曰魯人有父子訟者子為司寇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乃赦之季孫聞而不說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子與其聞諸此與○通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係不忍離義相維係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二字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

則自然無善之意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輔氏曰此章之意全在下兩句而世儒乃以上兩句生說曰子貢服行恕之一字故能見得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而或者又從而推行其說以



為真得子貢之心者故朱子於此既述其正意而又明言或者之說而斥以為非也○通曰集註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謂不可一息不善也謂不可一毫不善也一息之間一毫之差萬善墮焉萬惡歸焉烏乎凜乎其可畏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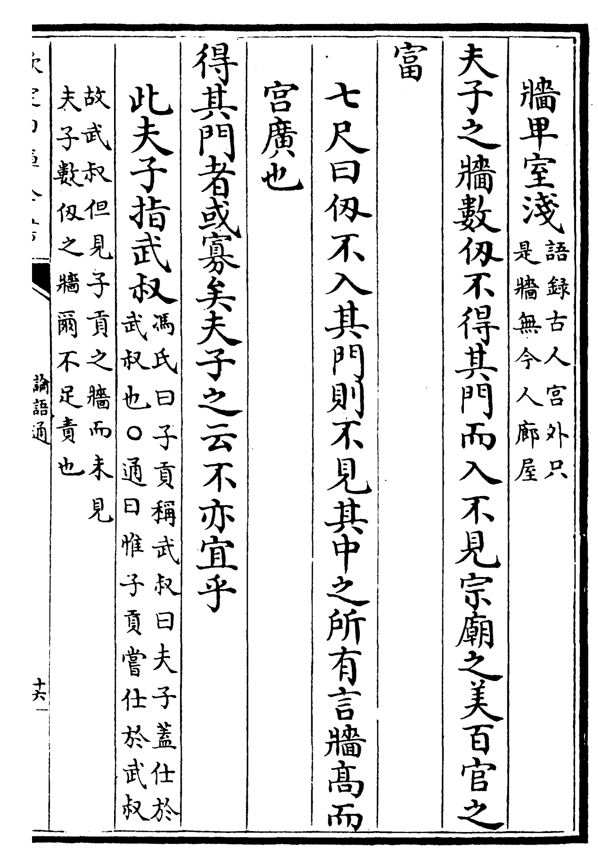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語録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亦聖人所以為生知也○或問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饒氏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耳惟是此道在人故賢者記得其大者不賢者記得其小者○通曰中庸曰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最可見夫子之無所不學處而此獨指文武之道而言者子貢荅衛公孫朝之問姑即其近而傳者言之子思發明夫子之所以為大故合遠近上下而言之也要之子貢之言未若子思之備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少藴葉氏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拒吳之強大曉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語錄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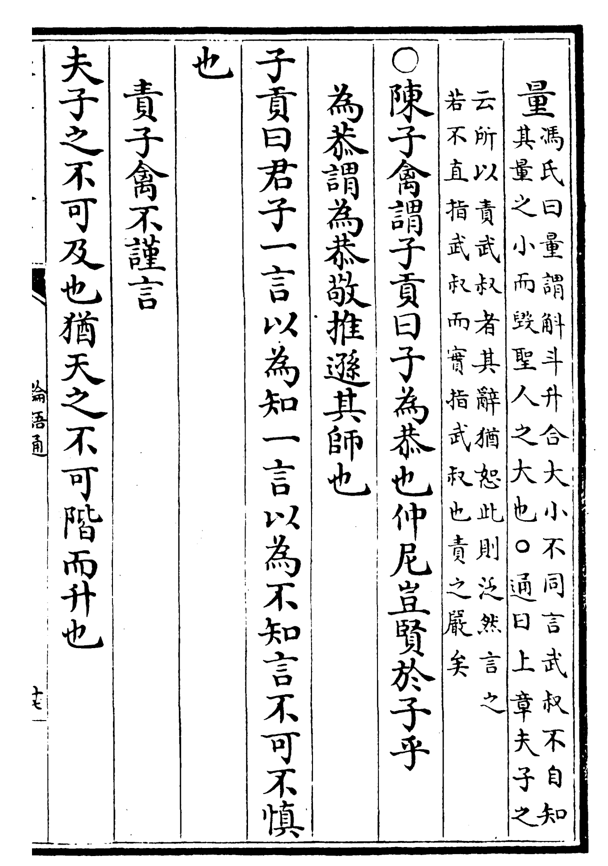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馮氏曰子貢稱武叔曰夫子蓋仕於武叔也○通曰惟子貢嘗仕於武叔故武叔但見子貢之牆而未見夫子數仞之牆爾不足責也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絶謂以謗毁自絶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絶人之心彼毁謗者自絶於聖人耳多與秖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去聲



量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言武叔不自知其量之小而毀聖人之大也○通曰上章夫子之云所以責武叔者其辭猶恕此則泛然言之若不直指武叔而實指武叔也責之嚴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晩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黄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不窺其際惟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通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

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盖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子貢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者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深矣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音善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

比此加詳通曰舜命禹之言備見虞書然使不有論語夫子之言則自天之歷數以下數語但見其為舜之命禹而豈知本是堯命舜舜不過亦以是命禹哉雖舜之命禹者詳於堯大要亦不能外執中二字姑以歷數觀之有中氣有節氣節也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使堯當得舜之時而不傳即非中矣況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非中則四海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戒之其旨深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馮氏曰以天子伐有罪何罪之有然以諸侯伐天子是亦罪也故引之歸已有以見其厚於自責而薄於責人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與同善人蓋本於此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汎然錫予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 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紂雖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帝盖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浡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通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汎言之則曰寛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

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通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費芳味反焉於虔反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懐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反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通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决柔惡也葢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

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通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

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盖惠未有不費者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令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語錄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令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

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通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通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憒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通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道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黄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巳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巳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内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巳者未必能安乎天知巳而不能知人者未必能蓋乎巳○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馮氏曰此章末篇之終與首篇之始相為始終者也而皆歸於君子嘗曰不患人之不巳知患不知人也首篇之始自時習朋來以至於人不知而不愠而卒曰不亦君子乎蓋謂不患人之不巳知惟君子能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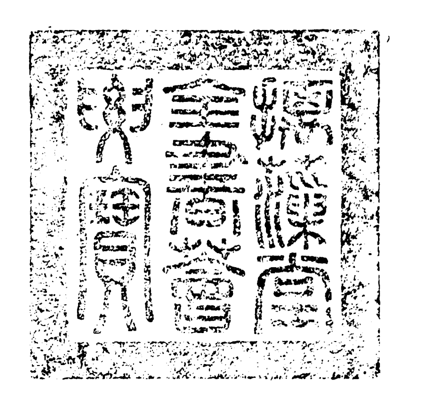
末篇之終自知命知禮卒之以知人而首曰無以為君子也蓋謂患不知人亦惟君子能之故曰學以求為君子也○通曰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說聖學之始事大抵所貴乎學之正者在天無不正之命知命則能順受其正在人有不正之言知言則不惑於人之不正知得天地間正理為天地間正人是謂千古相傳之正學故論語以是終焉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通曰論語始終教人為君子此三者無一之不知知無一之未至然後君子之事始備柰之何學者自少未嘗不讀論語也而不知一言為可用則雖老猶未嘗讀論語也未

讀論語是此等人已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謂之非夫子之罪人可乎人而為夫子之罪人不可以為人矣集註引此於論語之終其教人之意深矣

論語卷十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范　檷